

壶碎了，诗还在

壶碎了，诗还在

人踪书影文丛

主编 李 辉

赵丽宏 著

湖北人民出版社

人踪书影文丛

主编 李 辉

壶碎了，诗还在

赵丽宏 著

鄂新登字 01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壶碎了,诗还在/赵丽宏著. —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4.2
(人踪书影文丛/李辉主编)

ISBN 7-216-03845-2

I. 壶…

II. 赵…

III.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3)第 107148 号

人踪书影文丛

壶碎了,诗还在

赵丽宏 著

出版:湖北人民出版社
发行:

地址:武汉市雄楚大街 268 号
邮编:430070

印刷:湖北恒吉印务有限公司
开本:880 毫米×1230 毫米 1/32
字数:176 千字

经销:湖北省新华书店
印张:7.5

版次:2004 年 2 月第 1 版

印次:2004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1-5 000

定价:22.00 元

书号:ISBN 7-216-03845-2/I·332

本社网址:<http://www.hbpp.com.cn>

《人踪书影文丛》总序

李 辉

每个人都在人生旅途中走着。身影远去,留下一道道踪迹,或深或浅,汇聚一起,就是一本大书。人们常爱说:阅读人生。不错,当一个个人物的印象被描述下来时,那些远去的踪迹就成了我们了解历史、体味人生的最好对象。

书和人一样。一本又一本书诞生的过程,一个又一个有心人寻访书的故事,本来就是人的生活过程。书影与人的踪迹一样,总是留给我们无限的兴趣,正因为如此,不少人为此津津乐道甚至迷恋其中,从而体验到别样的愉悦。

好多年前,我为《中国青年报》的副刊写过一专栏,名曰:人地书。当时我写了这么一句题记:“文学大世界,无非人地书。”后来还将自己第一本读书随笔集起名为《人地书》。现在想来,这并不是一个好的表述,概括得过于宽泛。其实,这四个字也许更好——人踪书影。人在行走,书也在行走,地点不断变化,踪影叠现,串联一起,便是生活。

因此,我愿意用“人踪书影”作为本套文丛的名称。虽不精彩,窃以为能较为贴切而具体地体现本套文丛的特点。不同的作者,以不同的风格不同的笔调写不同的人 and 书,那些远远近近的人踪书影,便会在读书人面前呈现一个多样的世界。

忽然发现,“人踪书影”与梁羽生的武侠小说《萍踪侠影》书名颇为相似。不同的是,《萍踪侠影》是完全虚幻的世界,“人踪书影”的作者们为我们提供的则是真实的世界,真实的人,真实的故事。一个个历史人物的悲欢离合,一次次作者感受中的酸甜苦辣,一本本书的里里外外,将有力地把我们与历史、与现实拉得更近,更近。

壶碎了
诗还在

自序

每

一个人活在世界上，不应该是孤独的。在茫茫人海中，有他所爱的人，有他尊敬的人，有他诚挚的朋友。一生中，有多少难以忘怀的经历，有多少无法从记忆屏幕上消除的印象。有些人，相识相交相知而成为终身的朋友；有些人，虽只有一面之缘或几面之交，说过的话也寥寥可数，但却至死也不忘；有些人，甚至无法谋面，但神交也一样醇厚悠长。没有朋友，地位再显赫，事业再辉煌，也谈不上成功。没有朋友的人生，是失败惨淡的人生。

收在这本书中的文字，叙述的大多是我和文学艺术界一些朋友们的交往，这些朋友，有我尊敬的文坛前辈，有我同辈的友人，也有比我年轻的朋友。和他们的交往，或深或浅，或长或短，使我忍不住用文字记录下来，是因为这样的交往如种子一样在我的心里生根发芽长叶，这些文字，就是这些种子开出的花朵。我文字中描绘的人物，有些已经不在人间，这本书，也是对他们的追怀和纪念。

编完这本书，脑子里回旋的是苏东坡千古不朽的名句：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2003年6月8日于四步斋



1 自序

1 巴金的春天

6 向百岁巴金致敬

11 不熄的暖灯

——怀念冰心

17 太平湖记

21 忆秦牧先生

30 应是屐痕印苍苔

——悼念柯灵先生

45 夕照海棠

49 倾听未来

57 白发下那双忧郁的眼睛

63 常青的绿叶

70 壶碎了,诗还在

77 时间老去,诗心不朽

82 岩石的歌唱

94 平淡的真

97 真实的人

104 永远的微笑

——送别谢泉铭先生

107 尚有情怀忆旧时

111 黑暗中的访客

116 大地上的白桦



121	诗人的心
125	肖复兴和他的氛围
150	红烛和鳊鱼
157	文人和官
161	人格的凸现
165	心画
170	黑暗中的花
173	梅魂
178	精深和博大
182	陈钢印象
186	致黄英
192	艺术和梦想
	——致歌唱家张建一
197	俞晓夫和他的油画
200	翱翔在异域
205	贤者的足音
215	雨和书
220	溃散的黑暗
227	附：赵丽宏著作目录

Shusuile
Shihaizai



壶碎了
诗还在

巴金的春天



1992年春节前去看望巴金

昨天下午李小林来电话。我问及巴老的近况，李小林告诉我，巴老最近身体状况还稳定，他的思想十分清晰，但因为气管已切开，还插着管子，无法说话。巴老喜欢听音乐，病房里有一台播录机，但录音带不多，几盘录音带重复地在放。小林问我有没有音乐的录音带，可以给巴老换着听听。和小林通电话后，找出 20 盘录音带，其中有贝多芬的《第五钢琴协奏曲》、钢琴奏鸣曲《月光》、《悲怆》和《热情》，有肖邦、李斯特的钢琴曲，有舒伯特和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还有一些柔和抒情的音乐。

今天一早，去文化广场花市为巴老买花。一家铺子里有刚刚送到的洛阳牡丹，这在上海不多见。选了六枝含苞待放的牡丹，带着挑选出来的音乐磁带去探望巴老。

巴老躺在病床上，春天的阳光在窗外静静流动。医生和护士正在通过插在气管里的管子为他吸痰。床头的一个小柜子上，一台普通的手提式两喇叭录音机里放着肖邦的钢琴曲。

以前，巴老常常去杭州度过春天和秋天，他喜欢坐在西湖边的树林里听鸟鸣，喜欢坐着轮椅沿园中曲径散步，喜欢面对着自然静静思考。

1998 年以来，他只能住在上海的医院里。

巴老是一个爱静的人，在喧闹的人世间，他以自己的真诚深沉的声音



巴金赠送的签名照



1992年11月，在巴金家里为他拍摄的一张照片

赢得了中国人的尊敬和热爱。他的作品影响了几代人。他的盛名和他的谦和形成极大的反差。前年他 95 岁生日那天，全国各地很多人提着花篮拥到医院里为他庆贺，记者们用照相机和摄像机对准他，灯光灼眼，热浪逼人。我很难忘记巴老当时疲惫而不安的表情。对一位养病的老人来说，我觉得这真是一件糟糕的事情。这以后，巴老一直为病痛所扰。去年夏末，我从日本回来，带着日本友人赠他的礼物到医院里探望他，他躺在病床上，不能说话，不能会客，他在苦苦地和病魔作战。我只能站在门口，心里默默地祝愿他早日康复……

今天，巴老情绪不错。李小林陪我走到巴老身边。我俯身在巴老耳畔轻声说：“巴老，我给您送花，给您送一点春天的气息来。我们都很想念您，盼望您早日康复。”巴老看着我，把我的手握得很紧很紧，很长时间都不松开。他的手是那么有力，决不像一个 97 岁的老人的手。

李小林说：“我爸爸要和你说话呢！”巴老张着嘴，喉咙里发出响



声,却说不出一句话来。巴老,你想说什么呢?我多么希望听见你的声音。就像很多年前,我们一群年轻的作家来看你,你听完我们四方游历的故事,微笑着说:“中国地方大,像九寨沟这样景色美丽的地方,没有被发现的大概还多得很。”就像六年前我带着儿子一起到你家里看望你,你笑着对我儿子说:“我比你大八十一岁,我羡慕你。”每次见到你,都能听到你的四川话,你的言语不多,但总是说得亲切而深刻。此刻,巴老看着我,他的目光明亮而有神。这目光中,依然像从前一样闪烁着善良和智慧,然而他却欲言而无声。一个思想深邃,思路敏捷,情感丰富的人,无法说话,无法写作,无法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是何等的痛苦!李小林告诉我,除了听音乐,巴老每天看电视,关心着世界上发生的事情。他喜欢京剧,今年早些时候,他坐在病床上分两次看完了京剧《狸猫换太子》的录像。这几年他虽然躺在病床上,但他没有停止思考,没有停止他向祖国和人民表达他的



爱。他把自己珍藏的大量书籍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和上海图书馆，其中俄文版的《托尔斯泰全集》，是中国惟一的一套。他还牵挂着孩子们，尤其是那些穷困地区失学的孩子。这几年来，和巴老同时代的作家先后去世，其中有他亲密的朋友萧乾和冰心。他躺在病床上，思念着朋友们，却不知道他们已经不在人间。

去年10月，国际小天体命名委员会把一颗小行星命名为“巴金星”，这是巴金的光荣，也是中国文学家的光荣。天上的行星离人世很远，然而巴老却离我们很近。今年1月，柯灵先生写了一篇短文，题目是《天上有一颗巴金星》，其中有这样的话：“浩劫不仁，近十余年来，巴金长期缠绵病榻，备极艰苦。愿天上‘巴金星’的清辉照耀，给地上的巴金以更强的生命力，使他早日战胜病魔，享受一段风和日暖，安静愉悦，人生应有的冬晴岁月！”柯灵先生说出了大家心里想说的话。

此刻，春天的阳光在窗外流动。含苞的牡丹正在巴老的注视下慢慢开放……

2000年4月19日子四步斋



向百岁巴金致敬



1986年1月,和王安忆、王小鹰、陈村、赵长天、宗福先等
相聚在巴金家的客厅里



2002年11月25日，巴金99岁生日。过了这一天，巴金就进入他生命的第一百个年头了。“五·四”新文学运动中涌现的现代作家，能和年轻人一起走进21世纪，并且度过他99岁生日，实在是一个奇迹。

这一天，我去看望巴金。

巴金的病房门口放满了花篮，病房里摆不下，走廊里也排放得满满当当。这些鲜花，为这位99岁的老寿星烘托出一片浓



浓的春意。送花篮的有各种各样身份的人，有国家和上海的领导人，有他的

1986年1月在巴金家合影

老朋友和文学界的人士，更多的是热爱他的普

通读者。一朵鲜花，就是读者的一份崇敬和一个美好的心愿。他的家乡有一群老人，为他的生日准备了礼物，他们推派四个老人，骑着自行车，花了22天时间，从成都骑到上海，把他们的心意送到了巴金的病房。家乡人的礼物是一幅简朴的寿幛，一个大大的“寿”字，代表的是成都五千个老人的祝愿。巴金的女儿李小林告诉我，一个女孩寄来了她省下的零花钱，托医院的护士为她买一束鲜花献给巴金爷爷，祝贺他的生日。几代人的美好心愿，簇拥着走进生命第一百个年头的巴金。

我站在他的病床边，久久凝视着这位我敬爱的老人。他已经不能说话，但他的目光依然清澈明亮，他的思想依然活跃明晰。从早到晚，大多数时间他都醒着。他仍在思索，他仍在关心着国家的前途，关心着他挚



爱的这片土地上发生的一切，关心着他的读者。听医院的护士说，去年，他还每天坐在床上看电视新闻，现在，因为严重的白内障，他的视力模糊不清。不能看，他就躺在床上听电视里播报的新闻。上海作协的几位朋友每天给他阅读报刊上的文章，读到他感兴趣的文字时，他会睁大眼睛，显得兴致勃勃，如果感觉无趣，他便闭上眼睛，或者转过头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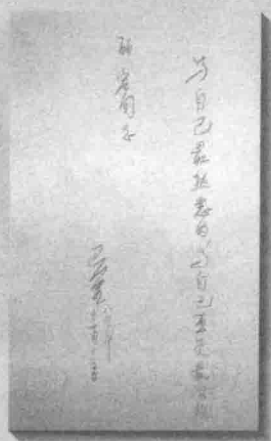
在我的少年时代，巴金的名字在我的心里是一种象征，他代表着文学，代表着在黑暗中追寻光明的正直的心。“文革”之初，我曾经走过他的家门，那时到处可以看到批判他的文章。有人在门外指指点点，说：“巴金就住在里面。”说话的人指手画脚，语气中有不屑，我却觉得那人丑陋之极无知之极。我站在他家门口，看着从围墙上探出的树枝，想象着巴金的模样。如果他出现在门口，我想我会不顾一切上前问候他。下乡期间，我曾在一盏油灯昏暗的光芒下读他的《家》和《寒夜》，我深深被他作品中迸射出的精神感动，小说展现的是曲折痛苦的人生，然而在沉重的叹息中，能感受到对幸福和自由的渴望，能感受到善良。

“文革”结束后，我终于看到了他。那是1977年春天，“文革”刚刚结束，上海召开了一次大型文艺座谈会，在与会者的名单中，有巴金的名字。“巴金来了！巴金来了！”好多人在兴奋地议论。当时，这确实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新闻，因为，整整十年，全世界都知道的巴金似乎在中国失踪了。我没能和巴金分在一个小组参加讨论，会议没有结束，我就溜出来，早早地在会场的出口处等着。巴金出现在我面前时，我有点吃惊，这位名震中外的大作家，竟是如此普通的一个老人，他的个子不高，衣着简朴，神情平和，一头白发像积雪覆盖在他的头顶……这以后，便能常常读到巴金的新作。他的《随想录》一篇一篇见诸报端，这是从他心灵深处喷涌出来的声音。他解剖历史，也解剖自己，用的是平和的语气，但时时有振聋发聩的思想火焰燃烧其中。他的真诚和勇气，他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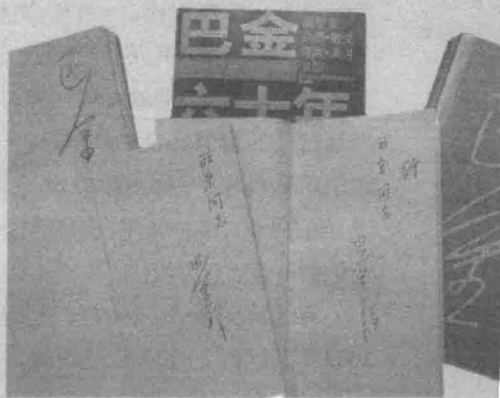


过去时代的深刻反思，是他留给中国人的一笔无比珍贵的精神财富。他真正做到了“把心交给读者”。和他同时代的作家，有几个人能做到这样？他的《随想录》，是对中国新时期文学的重大贡献，也是他晚年在文学创作上达到的一个新高度。

上世纪 80 年代以后，也有了机会和巴金交往，有了机会和他交谈。有一次，我们上海的一批年轻作家一起去看他，坐在他的客厅里聊天，我们天南海北地聊，他笑着听我们说话，脸上的表情像一个快乐的孩子。和年轻人在一起时，他的脸上总是含着微笑。1994 年除夕，我曾经带着九岁的儿子去看望他，儿子为他画了一幅画。他喜欢那幅充满童趣的画，还问了儿子关于图画的一些问题。他笑着对孩子说：“我比你大八十一岁，我很羡慕你。你还可以活很多很多年，可以做很多很多事情。”而在我儿子的眼里，比他大八十一岁的巴金爷爷并不



巴金赠书上的题签



巴金的部分赠书和题签



1994年2月带儿子去看望巴金，
儿子小凡和巴金合影

老，因为他懂得孩子的心。

我们坐在病房外面的房间里，李小林请我们吃巴老的生日蛋糕。此刻，他静静地躺着。他并不喜欢热闹，尤其是为他而引起的热闹。多年前，他还能行走交谈，我们也曾来为他祝

寿，对那种热烈的场面和祝福的话，他常常只是以淡淡一笑作答。

临走时，我站在病房门口和巴金道别。他的白发依然如积雪，他的目光似乎正穿越时空。一百年，对世界来说是一个世纪，是历史中的一个篇章，对一个人来说，就是无比漫长的一生。巴金的一百年，是曲折而多彩的一百年，他的文学生涯，见证了整个20世纪，他的作品，是他生活时代的智慧和良知的结晶。无法书写，无法说话，无法表达，对于这位用笔耕耘了一生的伟大作家，是巨大的痛苦。然而我想，他无须多说，他的思想，他的情感，已经通过他的文字永远留传在世界上，留传在人们的心里。

写这篇文章时，2002年马上就要过去，巴金将和我们一起，走进2003年。让我们一起向巴金致敬，一起为这位真诚善良的伟大作家祝福。

2002年12月21日于四步斋